周易衍義

一四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衍義卷十四

元 胡震 撰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離散也卦之才有亨之義人之離散由乎中心王者有廟聚祖考之精神以復人心之本然則離散可

合而天下无事矣人之離散由乎險阻之未平利涉大川則險難平復離散者可合而天下无事矣利貞合渙散之道在於正固也夫自古有人心離散而宗廟為墟者以其失正也神州陸沉者人心陷溺者以其失正也廟制之立也有祖在北三昭三穆以次而南太祖之廟始祖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次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次廟五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六世之君居之穆

之南廟七世之君居之以廟之向則南向也以廟之
制則門堂室廟寢而牆宇四周也及其祫於太廟之
室中則太祖之東向自如羣昭之入於此者皆引於
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於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
北向凡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也祫祭之位
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王者至於有廟以四海則來
助以美物則咸備受諸侯之來朝納蠻夷之貢賦不
特聚祖考之精神而報本追遠亦可以合人心之精

神離散者豈不可以合乎方天下之居於險難也此人心渙散之時利涉大川則世變之風波自我平之人情之巇險自我安之神州之陸沉自我定之綱常之紊亂自我理之寇賊之擾攘自我寧之險既濟則危者安險者夷人之蕩析離居者復合而濟渙之道得矣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以九居二剛來居二陰之間而不為二陰之所陷居下卦之中剛而得中若在下則窮矣今既居中則不至

於困窮以六居四柔得正位而上與九五相同君臣相比渙之可以亨也此以卦變釋卦體也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於有廟乃是在其中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從也王者拯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故古人建國設官以為民極而宗廟為先宗廟者收其心之渙散而存之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巽木居坎水之上乘木有功之象也木為仁拯渙散之道唯天

下之至仁足以有功也湯武以至仁而收桀紂渙散之民漢祖以至仁而收暴秦瓦解之民太宗以至仁而收亂隋土崩之民皆乘木有功之義也此卦其變為豐卦其象風行水上渙散之象其占則利貞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渙然離散之象人心之散亦如風之行於水上汗漫流離而不可收也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係人心之根本莫如享帝立廟設其郊祀享于

上帝使知天无二主尊尊之極也立爲廟貌以時祭之使人知反本鬼有所歸親親之至也古之立國者必郊祀上帝必先建廟社以係人心所以合其渙也當否塞艱難之時雖欲享帝立廟不可得也唯否難既散之後乃始得爲之天下可以无渙矣載芟之詩諸侯見廟以武王能渙商時之難也有客之詩微子見廟者以成王能渙管蔡之難也商高宗之中興則寢成孔安僖公之復宇則新廟奕奕皆渙散之時王者

能假有廟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馬所以行者初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則易為力初六陰柔九二剛中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六能順乎剛中之大臣資之以拯渙如人之行得馬壯則吉夫輔佐之強患難之援也依憑之弱事業之隳也以柔弱之才圖拯渙之事惟倚豪傑以為輔乃能有濟而孑然孤立者不足以有濟二之

剛其剛健自有容歟其伾伾而有力歟其力量足以驅騁歟以初六之柔順濟之以九二之剛健由是而拯生民之渙夫亦何難之有如之何而不吉象曰順也假使初六以陰柔之才而順乎陽剛之助以无位之弱而順乎有位之強其猶韓信從蕭何陳平從魏无知雲臺之將從鄧禹秦府之士從元齡歟雖然初之用拯亦不可以後時也履霜不戒堅氷至焉螻蟻不治長隄壞焉聖人所以取其馬壯者亦取乎致遠

之速而拯渙之早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奔者來之急也机者憑據以髙安也當渙之時九以陽剛來居二位二安静之位也故有奔其机之象此剛來之所以不窮也夫惟安静然後能一天下之動未有不安其身而能濟天下之渙者也二之奔机則以静而制動以安而濟危以中而制不中救世安民之志願行乎患難而不動聲色卒於渙其難故曰悔

亡圍城曰人之處渙多助則安而寡助則不安力合
則安力分則不安初六歸心以戴二正二之所謂机
也初之柔固有頼於二之剛二之剛又不可不憑初
之柔无位者固頼有位者之援而有位者又憑無位者
之力二能不恃其剛无自廣以狹人則人心皆將我
歸天下之散者聚離者合悔何有焉楊氏曰君子當
平世為霧中之豹為淵中之龍如酣寢而不聞非楊
也君子當亂世為決川之禹為救火之僑雖焚溺而

不避非罪也吉凶與民同患當其可而已九二以剛中之才當渙離之時逢九五剛健中正謙巽之君當奔走而赴之濟難而况居大臣之位乎得其志願何悔之有幡然而改伊尹奔湯以濟納溝之難也舍築而起傅說奔高宗以濟大川之難也机者君所憑也不言君而言机者不敢斥所尊也雖然有似之而非者石厚之奔州吁荀爽之奔董卓淫奔也非奔机也學者審諸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散也散私故能濟渙而无悔夫私心之欲散不欲聚猶衆心之欲聚不欲散也私心不散一膜之外物之藩籬私心一散天地之間何物非我私心散則人心聚私心聚則人心散六三之渙其躬非謂復禮爲仁之必先於克己也非謂意必固我之俱无也當知夫凡厥有生均氣同體之不可有己也洞然八荒皆在我闥而皇皇四達也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不可以有

我也吾躬之私一渙則内外合矣天下无渙之可言
物我平矣天下无渙之可見千萬人共為一心矣天
下无渙之可指其孰為悔人唯不能忘我然後物我
分人唯不能勝已私然後人已判人已物我為一矣
奚其渙象曰志在外也吾志濟時也朱子發曰六三
處不當位近險宜有悔然不與險爭動而之上自脱
於險非拯時之渙以濟人者也其正躬畢巽以遠於
悔者乎蘧伯玉聞衛亂而之近關杜洩葬叔孫豹而

行之時乎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
大光也

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六四巽順正
體居大臣之位同九五陽剛之君能渙散小人之私
羣以成天下之大羣可謂大善之吉丘聚之高也夷
平常也方渙散之時而能致其大聚是渙了小小底
羣隊併合做一箇大羣隊此非平常所見所能思及

也非大賢大智孰能如是夫合私黨以為羣天理之公也私則以利而合公則以義而合私則以勢而合公則以理而合六四之渙其羣非曰絕吾親故也非曰棄吾同列也非曰鄙吾同類也周而不比中國為一人廓然大公視天下為一家如蕭何之輔漢高還定三秦滅項平楚趙普之輔宋祖收蜀收閩收吳越收淮南收荆楚皆是渙其羣渙有丘之義象曰光大也處渙之心能以光大之德而公天下為心宜其吉

也楊氏曰散其大者雖如山岳而存其小者尚如丘陵散猶不散也不忽其丘陵之小而懷匪夷之思必盡平夷之而后已然后元吉而光大慕容紹宗之不追侯景僕固懷恩之不平河北皆有丘而不思夷之者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天下有大險難如一身有大疾病除大病非一汗則疾不改排大險難非大號令則難不散何謂大號發

號施令必大為先小者碎者雖多无補也商人所大病者其政貪散財發粟之令一出而四海服秦人所大病其政酷約法三章之令一下而萬民悅大者舉矣何必多乎哉然除疾有二疾而不汗者死汗而復反者亦死散難有二无大號者民弗從有大號而復反民亦弗從令之以薄歛而行之以重賦令之以輕徭而行之以勞役令之以省刑而行之以峻法是反汗也令出而民從之令反而民去之天下之難何時

而散乎又曰渙王居无咎居之爲言執之以金石之堅行之以四時之信固守不遷之謂也是斯可以正位凝命而永无咎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朱子曰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渙王居散財發粟之意朱子曰渙之時民思其主居正位乃无咎故禹別九州而始於冀湯勝夏而歸於亳武王勝商而至於豐漢祖興而先定關中王位正則渙散知所歸矣渙一也而

再言之者汗其大號取其散所以欲渙也王居正位
取其正所以合渙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渙是渙散底意思事物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
散羣隊當散思意當散患難當散血陰也六三陰也
上九陽也三居險陷之極不中不正上若下從於三
陽為陰所累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上
九若捨六三而不從則是渙其血去逖出自然无咎

去者所以離之遯者所以遠之上九出渙者有三善焉陽明剛健足以濟渙一善也居巽體剛而理順二善也應在險極能遠其害三善也禍難既散脫然處於无用之地全身遠害其子房從赤松子遊大夫蠡去越之時乎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者有限而止也事不可以无節亦不可過節能節所以致亨而苦節亦所以致窮天下之理至於中而止中者處節之道也人心每易好高也好高不已則僭不可不節也而節之過則又俯而卑替人情每易

好文也好文不已則奢不可不節也而節之過則又
偷不中禮人情每易好勝也好勝不已則亂不可不
節也而節之過則又流于委靡峻宇雕牆宮室之不
節也猶道之无宮室百官則又節之苦焉酒池肉林
飲食之不節也豚肩不掩豆則又節之苦焉要皆非
中道也唯節而適中則自有亨道苦節而過中不可
以為貞也古者王侯公卿大夫宮室之制度宗廟之
隆殺樂舞之多寡衣服之等差各有其節則士不可

以僭大夫大夫不得以僭諸侯諸侯不可以僭天子豈非節之所以致亨而不節則不能亨也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以卦體釋卦辭六爻之位剛柔相半而二五皆陽剛剛柔相半則无此强彼弱之患二五陽剛得中則无太過不及之失節之所以亨也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又以理言過節之所以不亨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止遇難險則思止說而知止

為節之義五居尊位處得中正主節之君節而能通也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極言節之道天地有節則春夏秋冬各遂其生長收藏之序而四時成只自然之節聖人法天道自然而節之以制度制度一立則上下有分名器有等出費有經然後財不傷民不害朱子發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情性之正物不能堪豈正道也哉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

非不力也立節太苦不可正也故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司馬溫公曰兌說也和易也坎險也嚴峻也知說而不知險則民不肅知險而不知說則民不親不肅則慢不親則乖慢與乖亂亡之道也是以說以行險得節之宜也潘氏曰二十四氣半謂之節半謂之中蓋物不可以无節節不可以无中審乎此則思過半矣此卦其變為旅卦其象水在澤上有節之象其占則亨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之象君子觀之以制數度議德行數多寡度法制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存乎其間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以是為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不至僭差也存于中者為德發於外者為行議者商度而求其中節也講明德行則知知仁勇之三德孝友睦婣任恤之六行各有所止議德則無惡德議行

則无過行而修身之道得矣洪氏曰立一定之數度以應不一之德行則澤之節水也隨其德行之輕重而處以數度之適當則名器不濫猶澤受之水而有節也楊氏曰約民以制以制為制也先民以身以身為制也故以制度數為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嗚呼周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于初安能有卒節之初聖

人之戒深矣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好動也當節之初在下无位謹密不出自无咎也夫處出之義大矣君子之出非心之欲出也時行則行動以天也君子之處非心之欲處也時止則止靜以天也時无成湯伊尹終于莘野之夫時无文武太公終於釣渭之叟初九无位於下而遽欲出焉是躁進也是奔競也是貪禄位也焉得无咎初九以時與位之未可而不出户庭何咎之有象曰知通塞也聖人又恐人之泥于

言也象復發之曰知通塞也所謂通塞者邦有道則見邦无道則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時未可出不出戶庭天理也然時則可出則出戶庭亦天理也尾生之信不知通塞者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夫子釋此爻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可行不行失節之正道也括囊无咎固所以遠害然非坤之六四則有緘默之咎不事王侯固所以全節然非蠱之上九則有傲物之愆九二居大臣之位有剛中之德上逢九五陽剛中正之君謂宜佐其君制度數以節天下之欲議德行以節其君之欲此其時極不可失也令乃下同初九處士之節而私淑于門庭之內而不出承六三之陰柔而暱於情比之私方潁陽之高孫竹之風非不可以全名也如天下蒼生

何知節而不知通是知守己以爲節而不知應時以爲節失德失時所以凶也象曰失時極也極中也知守位之中而不知失時之中故凶雖然九二之所以失時者有三罪焉以剛而居柔是爲不正不正一罪也以剛而居說是爲失剛二罪也上承六三之陰柔是爲比邪三罪也節之道貴乎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而應九五剛中正異矣塞而不通固其所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六三居兌之極陰柔不中不正說而不知節者也君子以理約己以道制欲非无所說也說而知止故无不節之嗟若六三極乎說而不知節乘剛而臨險說極則悲奢侈自奉至于人惡其盈鬼瞰其室天收其聲然後感嗟慨嘆亦何及矣自取之也又誰咎哉石崇以之使三之和說而節之以剛健和說而行之以中正是所謂知和而和復以禮節之奚至於可嗟而无所歸咎横渠曰能嗟其不節有過之心則亦无咎也

武帝下罪己之詔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天下說是矣

知以不節為嗟則知節之為說矣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安者順而无所勉强之謂節之為義以安為善出于

勉强者不足亨出于自然者乃可亨人孰不恭也恭

而安者為難人孰不孝也孝而安者為難利仁者不

如安仁者之為至强禮者不若安禮者之為愈也箕

踞以自縱者節之以肅容正襟之儀則有勞而不堪

之狀短褐以自肆者節之以垂紳正笏之容則有拘
而不舒之心是皆不安于節者也六四柔順得正上
承九五甘節之君動容周旋自然有節設施措慮无
往非宜言有物行有恒左中規右中矩内以節吾心
之欲上以節君心之欲下以節民心之欲宜天下蒙
不傷財不害民之福故亨非六四之亨也代宗欲致
太平而楊綰以清德相冒不崇朝而黎幹崔寛郭子
儀翕然而承之非承綰承代宗之道也使綰之清節

不出于安而出于強三子者肯心服而承之乎象曰
承上道也承九五中正之道也有明此義而居大臣
之位雖使伊尹之放太甲正商邦而不踰人臣之節
周公輔成王朝諸侯而不踰人臣之節是皆安于臣
節之所以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
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

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加尚也夫節道之美莫善于中正中正之道是為甘美之節九五之甘節吉者以之節一家則閨門有章宮庭有度一家之美可尚也以節一國則官箴不踰王度不越一國之美可尚也以之御使天下則貴賤有定分長幼有大倫天下之美可尚也玩甘節之義則知道之不偏功之足尚也以位言之則為九五五則當節之任者也以卦體之義言之則為險險者節之限

也以卦象言之則為水水者以防而節者也其曰甘節
非諂民以為甘中正以為美也其行有尚非詭遇以
為功甘節以為功也象曰居位中也是道也王者之
節民以禮此道也文公曰九五甘節與禮之用和為
貴相似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楊氏曰
𤰞宮室惡衣服非飲食禹何其節也致美乎黻冕致
孝乎鬼神致力乎溝洫又何華也此其所以往有尚
而天下皆受其吉康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天下之至不善者悔也天下之至善者亦悔也人之悔也必有失而後悔必有惡而後悔必反道以致凶敗德以致失而後悔是悔故不善之所致悔而能改則亡其不善矣宫室屋廬以為居而必欲節之以巢居穴處之陋弁冕衣服以為禮而必欲節之以皮冠野褐之朴鐘鼓絲竹以為樂而必欲節之以蕢桴土鼓之陋犧牲粢盛以為祭而必欲節之以豚肩不掩

豆之簡或恐有拂戾而難行潰裂而難禁固守不通反為凶矣上六居節之終苦節者也貞固守之亦凶道也然執苦節以為是者固有終凶之憂悔苦節以為非者必有亡凶之喜知悔乎此能察安節之亨從甘節之吉矣象曰其道窮也苦節不可貞貞則凶其道窮也卦辭之言苦節因節之亨而致苦節之戒也上六之苦節因苦節之失而開之以節亨之路也吾觀節之象上而朝廷宗廟之典則下而鄉里州里之

法式大而朝覲會同之制度微而冠婚喪祭之儀章皆秩然有中正之節過乎中正是為无節不及乎中正是為苦節苦節而知悔者其亦即中正以通之義而紬繹之可也伊川曰悔亡損過從中之謂也司馬温公曰三極說而過乎中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上極險而過乎中故曰苦節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者信之由中而感于人者也豚躁魚冥難感之物也飼之以信則應期而集況于人乎故曰豚魚吉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故利涉大川守信之道在于堅正故利貞也夫天下之言誠者多矣而知

誠之所以為誠者鮮矣小人硜硜而必信者不足以為信好信而蔽于賊者不足以為誠尾生白公之信不足以為誠大學之必先格物致知而后能誠意正心者非它也欲其先知天下之至理然后誠意之功不差焉中庸之必先明善而后誠身者非它也欲其先明善道之正然后誠身之道不悖焉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誠非正不誠正非誠不正大而天道於穆不已資始萬物此誠也廣而地道厚載不匱資生

萬物此誠也大本達道此誠之體用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此誠之見于推行也誠而不失其正有實心以為之機括有實理以為之綱維冥頑不靈之豚魚可以感之也顛沛流離之世變可以濟之也古之聖賢魚鼈則致其咸若百獸則致其率舞鳳凰則致其來儀非至誠之正孰能如是耶流言之變赤舄几几陳蔡之厄絃歌自如非正誠之正足以彌綸歟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以卦體

卦德釋卦名義以全體言則二陰居中為中虛中虛者信之本以二五言則二五陽剛為中實中實者信之實内外皆實而中虛為中孚之象上巽下説上至誠以順巽于下下有孚以説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于邦國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乗木舟虛也此卦義卦象釋卦辭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誠者天之道在人則曰性在性則曰正正者中孚之本中孚所利者正而此性之正發為是孚无非用

中之信也天人相感通之理盡在是蔡氏曰虛者所以受信實者所以為信中孚之義也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所抱者實有物也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覆乳者必剛外而柔内雖柔外非陽剛則不生故剛得中而為孚也楊氏曰中孚所動至微而信豚魚至危而蹈水火至顯而化邦國至幽而應乎天一誠所感焉往而不動哉海客之機心海人未知而鷗鳥先知此中孚之至信所以及豚魚燕客之忮心秦

人未覺而白虹先覺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此卦其變為小過卦其象風順而入澤孚于物之象其占則利貞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虛而善受風順而善入為孚于物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緩死此以獄成而得其情為孚議獄者詳其輕重之宜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思其可生之路求其死中之生獄成矣而猶議之罪至死矣而猶緩

之唯恐失其實而傷其生所以用中孚也象兌口以
議獄象巽之委曲不果以緩死若夫元惡大姦不在
是典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死楊氏曰好生洽民
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
萬心一心矣鳥巢可窺况豚魚乎中庸曰誠不可揜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君子之於人固不可以輕信亦不可以縱所信也不
度其可信而信之非也得其所信而又復它者亦非

也未得所信則貴審不貴安既得所信則貴專不貴二也世固有輕信凶人而自陷于凶德者亦有輕信亂人而反貽身禍者始之不謹固難致吉幸而能定交而求擇善而從矣然信道不篤秉志不堅亦何以為信哉審其所從則吉亂其所從則凶此聖人初九而係以虞吉者初與四為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初而應四是能審度善人而得其所從吉道也又曰有它不燕初既與四應於此而又有它志焉是

信不專一不信四也是不信道也將何時而安燕乎中孚之初九其與人交而止于信之道孚文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度也象曰志未變也虞度之始志意未有變遷也雖然豈唯擇交爲然擇術亦然從孔孟之道而復入異端佛老之學則不安從堯舜文武之道而復入楊墨盜跖之行則不安楊氏曰邪不閑則不可與言存誠僞不去不可與言著誠中孚之誠不可不防其有它也責子在初

閑家在初防心亦在初虞之為言防也儆无虞戒不虞是也不及其初志之未變而防之俟其亡而追災而撲曲而揉決而隄則噬臍无及矣一貞之外无非妄一誠之外无非偽妄與偽皆所謂有它者也一毫有它則惕然而不安矣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日省三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當如顔子之所克復其庶幾乎不燕不安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天下至誠感通之機物理猶人情也以迹而觀則有幽有顯至誠所通則无幽而无顯以迹而觀則有内有外至誠所通則无内而无外二陽剛得中有中孚之實九五陽剛得中亦有中孚之實二與五以分則君臣也以義猶父子也以莫逆猶朋友也五唱於上而二和之其猶鳴鶴于在陰之地其子亦和之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好爵我有彼係慕好爵之意同

亦不期然而然者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五倡于上二和于下茍不與之共天位食天禄乃士之尊賢也非王公之尊賢也曰吾與爾縻之則是至誠而樂與賢者共之也以物理而推之人情中孚之感通固如此象曰中心願也言于中心至誠所願也文公曰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楊氏曰九五之君不私此爵禄于已而九二无一毫之忌疾

樂與羣賢共之則同類何疑而不孚何畏而不應乎
昔有忌仲舒之經術而薦之以相悍藩不說眞卿之
剛正而薦之以使叛臣豈中心之孚也故居大臣之
位而嫉賢能如此亦可謂愧于中孚之九二矣繫辭
夫子釋此爻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
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
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蔡氏曰萬物不窮感應二端而已故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詞而推廣其理也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鶴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子和之義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善者主善之理也人以善而感應則感應同乎天矣故曰動天地誠信感通莫大乎言行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天地之至善者信也天下之至不善者亦信也信之為義大可以經天地贊化育微可以感動植酬事變天子不信不保四海諸侯不信不保社稷大夫不信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信不保四體如土之兼旺四季如中之兼統四方天下之善未有加于信也胡為而亦有不信蓋信所當信是為至善信所不當信是為至不善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既失所信之道與上九為應上九信之窮者六三視之乃不中不正之對敵

也以柔説不中正之人而應巽訣不中正之人其相與為信失其道也或鼓張或罷廢或悲泣或歌樂疑惑无定而唯所信之是從如是而信其不信也何異象曰位不當也謂其以柔居剛而自失正也己自不信又何孚于人乎楊氏曰單騎可以見虜赤心可以降賊誠一動于中則敵變而為和順竊鐘自掩其耳盜金謂市莫見偽一感于中則酬酢者變而為仇敵六三之得敵不一以致之不誠則心不一而疑惑矣心

不一而疑慼鼓罷泣歌其見于聲容也不常如之何

以感人哉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月受日光望則與日敵四柔近五有月幾望之象古者駕車四馬兩服爲匹兩驂爲匹初與四相應匹馬也夫孚道貴一而不貴二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偽六四柔順得正居近君之位月幾望者謂權之盛君之近如月之幾望也然居近君之位已有

權盛之嫌六四若能絶其私黨而信於君者專去其淫朋而信於君者固如馬之亡其匹儔而自結于明主利見乎大人則不係于係累之私而能成中孚之功固无咎也六四其質中虛中虛者孚信之本也其體巽入巽入者孚信之用也使六四之志不一方欲為忠國愛君計又欲為朋黨私類計方欲為正主庇民計又欲為所識窮乏計則用志雜而不精忠信二而不一何以无咎象曰絶類上也絶其朋類而上比九

五也自此道之不明于天下于是有立私交以欺君者于是有援外交以二君者于是有立朝中黨而動天子難去之歎者安得不明馬匹亡之義哉楊氏曰六四不盈如月之近於望不黨如馬之亡其匹其中心之誠人信之君信之天信之又何咎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為孚之主者也攣如固結之義位正而有孚是以誠實固結天下之

心若拘攣然又下應九二陽剛中正之臣君道如此
可謂得其正矣何咎之有夫君心之誠偽乃人心離
合之本好禮不由中則徒飾文貌耳誰其敬好義不
由中則勉強于事為耳誰其服好信不由中則纖悉
于詔令耳誰其用情盛德之君誠于為禮則表裏皆
禮而人心以禮合誠于為義則表裏皆義而人心以
義合非有所期之而合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固
良心善性之發于自然而不容已苟無忠信誠懿之心

以莅之心雖固結之民能不解乎象曰位正當也以剛居剛中而且正是此以孚實而感民心之孚也温公曰學者何拳拳之謂也居於盛位為物之主必拳拳然盡誠于物固結不解然后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誤信小人者其過小終信小人者其過大暫然而輕信者不足為君子之蔽蒙然而偏信者深足為君子之累誤信之事堯不能不失之四凶周公不能不失

之于管蔡子産不能不失之于校人終信之事楚文之寵信申侯明皇之酷信林甫秦皇之酷信方士皆迷惑而不知反者也上九不中不正下應陰柔邪説之人是信非所信也居中孚之極處信之窮无變通之道如翰音之登于天翰音雞也以棲于塒棲于桀之物而欲登于天豈非妄信小人之極而不知變者歟貞固守此凶之道也象曰何可長也嗚呼信本无失人自失之信本无窮人自窮之以上九之轉凶為

吉非曰誠信之咎復有它道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矣大抵皆誠之心推之唯能信其所當信變妄為正信則中孚之外无貞吉矣楊氏曰上九處中孚之極為中孚之聲此妄而盜真詐而盜誠者也乃挾其聲之善鳴下欲以動夫衆上欲以動夫君而躐取高位求之不得得之不可久雖正亦凶況不正乎如樊籠之雞乃欲一飛而登天上乎晉之王衍唐之訓

註是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而有大吉以其當於理而稱其事也小者之過有可致亨之理而所以致亨者莫利於貞正之道此

乃當於理也用之小事則可用之大事則不可如飛鳥之遺音不宜逆而上唯宜順而下此乃稱其事也既當於理又稱其事大吉宜也夫天下之不中不正者皆過之者之罪也堯舜之什一過之毫釐則為貊大禹之行仁過之毫釐則為翟顏子之義過之毫釐則為朱小過則小失其正大過則大失其正而易之為卦於大過則以正而正大事小過則以正而正小事獨何歟蓋易之所謂過非過於理也以其事為之

過乎當也以其行義之過乎流俗也其過也祇所以為中正也立非常之大事著非常之大變此之謂大過之事大事之過常故事之於大事則以正而吉或道之不敢有成或分之不敢有加或時之不敢大作此小事之過也而施於小事亦當以正而吉小過之為小過者何也陽為大陰為小四陰二陽陰過於陽小者過也小過二五以陰而得位得中三四以剛而失位不中小者過也小者之過所以亨者過所以就

中就正也然二五柔得中位以柔主事可小也剛居三四失位不中非剛用事所以不可大事也其事則小其吉則大以其過而利正也夫事當大過而過之小不得為正事小過而過之大亦不得為正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茲亦小過其質以救一時之趨於文耳如至於大過則其究必有廢禮樂者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茲亦小過於儉戚以矯一世之

入於奢易耳如至於大過則其究必有不中度者然則立天下之大事時之宜大過也行天下之小事亦時之宜小過也時之義大矣哉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以卦體釋卦之名義與其辭謂小事之過而後亨事之當小過而後亨也汲黯擅發河内粟以救飢民此亦小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不失時宜之謂正君子制事以天下之正理所以小過者時而已譬之寒或過於陰暑或過於陽冬裘夏葛無非正

也與時偕行則雖過而不失其正也柔得中是以小
事吉也此以二五言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
也此以三四言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
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以卦體言內實外虛中
二爻象身上下四爻象翼飛鳥之象也伊川曰有飛
鳥之象焉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
如過恭過儉過哀大過則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
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疾迅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

相遠哉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於聲事不
可遠過其當在得其宜耳不宜上宜下能順乎宜所
以大吉楊氏曰孔子孟子何嘗不欲復東周陳堯舜
東周終不可復堯舜終不可陳者所居非其位也所
宜非其時也誠齋曰小過之卦君臣俱弱一也上動
而下止上作而不應二也陰盛而陽微小人長而君
子消三也故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鳥有山可棲若
下舍其艮山而欲上窮乎震之太空至於无所歸而

遺音哀鳴則何及矣其魯昭公之伐季氏東晉之伐燕秦石晉之挑契丹是已聖人因其飛之象戒其飛之過此卦其變為中孚卦其象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之象其占亨而利貞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君子觀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也是三

德者君子唯能行之若小人則為過傲為過易為過奢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天下之事有當小過者順則為是逆則為非順則為福逆則為禍順則為正逆則為邪初六以陰柔處過之初宜下而不宜上宜小而不宜大宜卑而不宜高今乃上應九四是居下而好上人逆也居小而好自大逆也居卑而好自高逆也小人輕狂遽疾躁動而

從上失在下之宜如飛鳥犯不宜上宜下之戒所以凶也象曰不可如何也謂不宜然而然蓋非之也楊氏曰初六陰柔小人常有進躐高位必疾顛如高飛之必速墜也小過諸爻皆患於過不患於不及初六小人一過之則進居於二而為大臣矣豈不凶于身而凶于國陽城欲壞白麻而德宗不相裴延齡李甘欲裂詔書而文宗不相鄭注此得聖人戒初六之旨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陽在上者父之象九三是也尊於父者祖之象九四是也近於祖而隂者祖妣之象六五是也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隂過祖而遇妣也六二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其臣之分則无咎夫小過之義莫大於中正而二則得中正之全者也人臣之過也必有高亢而不及乎柔道者必

有陵僭而不合乎臣道者六二不應三不應四過四之陽而合五之陰是過其祖而遇其妣遇其妣則見其无强梁猛隘之失无陵節犯分之過合乎徽柔懿恭之德矣二與五雖以同德相應不以同德相躐其從五也不敢陵及君上而適當為臣之分曰遇其臣則見其有虔恭爾位之意有小心翼翼之實合乎守節明分之操矣是則六二之遇其妣遇其臣皆所以就正也皆所以就中也世之挾傲物之剛而養其驕

負震主之威而肆其亢昧尊卑之分而以卑及尊忘貴賤之經而以賤及貴胡不觀六二所以遇其妣遇其臣者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不可過臣之分也楊氏曰九三以陽居陽故稱祖九四以陽居陰故稱妣六二陰柔小人居大臣之位常有過分之心常有弱其君之心然窺覦而不敢僭者進則九四禦其腹退則九三要其背故其僭不及於六五之君非不欲及也遇二臣之扼己不可得而過也不有君子

其能國乎周勃有驕主色而折於袁盎之一言淮南有反謀而寢於汲黯之死義陶侃有坐觀危亂之意而忌於温嶠義旗之見指皆過其臣故不及其君也豈惟六二全而无咎天下國家實无咎劉仲平曰過乎祖則有繼世之譽過乎君則有犯上之嫌故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閨門之内以恩掩義祖可過也朝廷之上以義掩恩臣不可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小人欲害君子防之不過必爲所賊也虞舜堲讒說殄行夙夜惟允以此爲防四凶猶得以反道而害正成周之世周召相與告戒凜凜乎若涉大川之懼亦惟大艱之戒以此爲防管蔡猶得以流言而動揺聖輔孔子相魯首誅言僞而辨行僞而堅恐其亂正也以此爲防齊人猶得以女樂速聖人之行吁甚矣小人之可畏也九三剛正居下之上羣陰之所疾惡也使九三恃其剛正獨立而不懼直情而徑

行无所防閑其英風貞行雖曰可尚政恐醜正之流乗閒置毒相與媒孽而去之天下未受吾道之福一身先受小人之禍如漢之蕭望之唐之五王也以剛正之道而賊於陰柔之手適以重端人正士之抵掌扼腕耳象曰凶如何也甚言其凶以為戒也然則防小人之道當如何曰君子憂我之愚不憂敵之知憂我之弱不憂敵之强宜正其身養其明全其剛而已初不在於知謀傾險之術也文公曰小過乃陰過之

時故二陽爻皆稱弗過是言陽弗能過也防之防陰
也言弗能過之則當防之若不防而反從之則彼或
得以戕賊我而凶矣二陰在下有上進之勢故當防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
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當過之時九四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
過遇之陽弗能過於陰唯宜謹處若往則必有危厲
所當戒也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當隨時之

宜不可固守也盛衰相循无小人常過君子之理茍恃陽剛之才而輕與隂用必受其殃不若戒謹以俟其復之為无咎楊氏曰當小過之世逢隂柔之君有羣隂用事之黨上六之小人居髙位六二之小人為大臣初六之小人又飛翔而並進幸而二剛分處内外以遏羣小往來之衝二君子豈可以失位而不勉乎天下多難得一君子猶可恃以為安況九三與九四同德而分處乎一敵正室於外一衛君身於内雖

六五之弱庸可窺乎周公居東不可无召公之為保良平輔行不可无蕭相之居中象曰位不當也又曰終不可長也當陰過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陸氏曰小者之過終不可長也戒而悼之以俟其復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雲之致雨以陰陽和陰之不自成猶陽之不獨運也

密雲不能成雨自我西郊陰方先倡故也六五之陰柔不能成功正猶陰之不能成雨耳公弋取彼在穴弋謂以陰取陰耳公指六五穴指六二以六五之陰取六二之陰兩柔相得其為大事安能濟乎密雲之不能成雨陰過也人君之不能成功柔過也自古以柔順之君而得陽剛之助者故亦有之太甲之得伊尹成王之得周公皆足以成繼世之美使六五以柔而弋取陽剛之輔則澤及天下必不至如密雲之不

雨也惜夫象曰已上也謂陰已上不能雨也潘氏曰

君德之柔如此大臣當弋取岩穴之賢以輔之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

已亢也

過之為義過而遇理則過為无過善莫大焉過而不

遇理則過為有過凶莫逃焉上六以陰柔之資居一

卦之上處震動之極居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

其違理背常如飛鳥之迅速而離過之遠所為如此

豈惟人眚天災亦至凶可知矣使上能遏於理而弗
過則可以全上帝之衷可以合天則之正可以格造
化之休何憂乎天災之流行可以充吾心本然之善
可以合天下同然之心可以契烝民秉彛之德何憂
乎人眚之來集象曰已亢也高亢而致凶也上自共
驩下暨斯高是也楊氏曰弗肯遇之而過之此上六
之戾六五也弗過遇之則在可恕之域弗遇過之則
有怙終之意離者麗也小過之時以小麗大以下麗

上宜其凶也孟子所謂自作孽不可逭也文公曰弗過遇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遇乎陰也弗遇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遇陽反過乎陽也飛鳥離之取遠過陰過如此非陰之福也災眚洊至凶孰甚焉此可為小人過盛者之戒

䷾ 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者事之既成治之既平水火相交相與為用而生養之功成故曰既治道之既濟則亨通矣當此之時早不偏尊賤不踰貴下不陵上貴賤履位愚智異處賢不肖襲情位當而不亂小謂陰大謂陽初九九三九五陽居陽位君子自得其所處也六二六四上

六陰居陰位陽得位而陰小亦得其位小者亦利於正是小人各安其分而无失正之嫌此既濟之所以亨也初吉終亂天下之治易長亦易消也易隆亦易替也今綱常一正六紀一定誠吉也然三綱六紀安知其終不亂乎今朝廷清明邦家寧謐誠吉矣然朝廷邦家安知其終不亂乎今教化流行政令昭明誠吉矣然教化安知其不湮晦政令安知其不舛逆乎此徹桑土於未陰雨也而鴟鴞作懲桃蟲於拚飛也

而小毖作聖人夫豈過為之慮哉誠懼夫警備不忘尚有不虞一懷晏安禍亂至矣楊氏曰出多難入无難是為既濟之世當是之時小者亦亨況大者乎蓋无一人不亨无一事不亨无一物不亨如濟川焉舍川而陸舍舟而轂危者安險者濟何憂之有然人皆儆於洪流莫或儆於夷塗人皆懼於覆舟莫或懼於覆車是以初吉而終亂也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燕秦而晉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

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此鄢陵之勝范文子憂晉之必禍也蓋人之常情多難則戒戒則憂憂則吉无難則驕驕則怠怠則亂聖人見其始吉而探其亂唯能守之以貞固而不移持之以憂勤而不息則可以免於亂而不窮矣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以卦體言六位之皆得其正也初吉柔得中也指六二言既濟之功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人之常情處

无事則止心生止則必有所怠而不復進止則亂矣
不止亂安從生此聖人要既濟之極以垂戒也故堯
舜有終而无亂此卦其變為未濟卦其象水火相交
既濟之象其占則亨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水性下而居上火性上而居下交則相濟是為既濟
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必生於既濟之終故君子
思患而豫為之防也成湯之危懼成王之小毖皆思

患預防之謂也故卦言終亂象言預防爻有濡首之厲其義一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輪在下尾在後輪所以行曳之使不進也獸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初以陽在下上應於四又居離體火性上行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既濟矣宜靜以處之不涉不行乃得无咎若更進不已則紛更多事反及於悔吝此漢家天下制度既濟之後曹參一

遵蕭何之法制而无所變更得曳輪濡尾之義也象曰義无咎也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招悔義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離為婦六二以陰居中婦象也茀婦人出門以蔽車者也六二有文明中正之德上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以賢臣當盛時遇聖君行吾道以持盈守成特易然也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為況九三居前隔於其

間二不為五用如婦喪其茀則不可行然中正之道不可廢也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自五至二七日也過七日則五自與二相應而得行其中道象曰以中道也中正之道有時而屈者必有時而伸也所貴乎君子者患吾不能自守道之不行非所患也患吾捨內逐外道之終廢非所患也管蔡之譖周公周公不辯而王自悟燕王上書之譖霍光霍光不言而帝自察得勿逐七日得之義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未濟而求濟者寧既濟而求過於濟者傾九三當既濟之後挾重剛之資居離體之極有求過濟此小人之好大喜功而不可用者也故聖人因三之才而為之戒曰古者高宗之聖主伐一鬼方之小醜歷時滋久至於三年而僅克之則其功效不足名於後世想在我者老師費財勞民動衆亦已甚矣況用小人乎

以賢君伐遠夷宜易而難宜遠而近宜福而禍而況其餘者乎武帝承文景之後而伐匈奴太宗當貞觀之隆而伐高麗皆此類也善處既濟者其惟光武郤臧宫馬武之請乎象曰憊也以中國之賢君輕用軍師伐遠方之小夷猶久而後勝既勝而中國之民亦憊且困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既濟之時戒懼不可忘也世有操舟於溟渤之間狂

瀾澎漲瞬息千里不見有傾覆之禍少焉風止水澄
移舟小渚舟漏於下忽然淪沒舟葬魚腹无所措手
水之於舟豈仁於洪濤而不仁於小渚耶蓋戒險則
全玩險則覆理固然也六四離下體而居上體既濟
過中濟道將革之時居於坎體險如此其可畏也切
近君位在多懼之地任如此其重也正猶水在舟中
當以衣袽防其濡漏也是必朝思夕惟凜然如禍之
將至終日乾乾惕然憂治之難保乃保既濟之道也

繻帛之美裳也袽衣之敝者文公曰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預防者是必膽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麄慮事細密剛暴人心麄不解如此象曰有所疑也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心有所疑知禍亂之源先事而塞之乃保既濟之道朱氏曰四近君而正資初九之賢以彌縫九五之闕如有裳及衣袽塞其漏而預防之乃制治保邦之道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

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也禮以時爲大順次之童溪曰諸家皆以東鄰九五西鄰六二竊謂東鄰固既濟之九五也而西鄰則未濟之六五也何以曰以象之所釋知之也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大抵既濟之主以豐盈自居雖有殺牛之盛禮而誠意不加故不如未濟之主以謙光爲德雖禴之薄祭足以受大來之福何者時使然也故聖人

以二卦之相為反復也而曰此故時然也而皆自其君致之故於既濟九五而兼發其義以謂人主持心處己當如未濟之六五而後有受福之實也不然雖有盛禮縟儀抑文具爾豈守濟之道歟潘氏曰既濟之後唯恐過盛於斯時也豐不如約故東不如西牛不如禴尚實故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物盛必衰治極必亂觀所處之如何耳上六當治安

之極以柔懦之資懷亢滿之志知止而不知變以質則陰柔而不克終也以位則不中而不足以令終也如已濟大川乃欲褰裳而馮河此必溺之道也濡而至首則溺其身可見矣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此聖人所謂初吉終亂者歟然猶有不信者何也文公曰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葢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之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太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

矣不知如何曰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

酩酊開花披離時節所以有這様不好底意出來原闕

乾隆御覽之寶

周易衍義卷十四

翰林院典籍廳關防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武先振